

宋史紀事本末

宋文正公集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
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
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
將吳處珩爭立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
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

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

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畱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

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
繇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
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卽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
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
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

四年復封桓爲交阯郡王

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
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眾心離叛
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

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爲畱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爲交趾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

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
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
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
彝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
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
六人皆先死藏屍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
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
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 二月以郭
逵爲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

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
天章閣待制趙鹵爲招討使將兵討之鹵言達老於
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達
敗交人兵於富良江初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
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
濟趙鹵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
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
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
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
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五
四
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覺之罪安置
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
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
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
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
沈起二臣喜事開覺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
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代總國眾不臣跡著討
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

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
於跼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
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變化越俗
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旣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
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
稱畱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
熙寧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
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趾與王韶洮河之役一
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
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

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
汊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繇來已
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高王安 陳邦瞻 增 訂

明 臨 胸 馮 琦 原 編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
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
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
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
規利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

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於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眾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

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絳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

至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
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顛來援賊乃
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緜州賊潰走追殺其眾遂
復緜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復闡巴蓬劍等州 五
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
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
開州監軍秦傅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
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
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

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
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
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
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譌言有
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

而得造譌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譌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

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眾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眾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於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於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於嘉州

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眾復蜀邛等州
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
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惟用刻
削爲功撓我烝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
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
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
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
王均之變

眞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
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

福御眾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眾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眾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卽擁之

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
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均帥眾攻陷漢州進攻緜州
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
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
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
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
聞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
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
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
南十五里砦於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

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
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
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
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
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
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
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
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
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
均旣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

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譌言動眾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

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殼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

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
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
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
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
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
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
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提軍士多不過五
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
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

按禹稱此疏深切
時弊故附見於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於淳化王均亂於咸平
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椎埋烏合身
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
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
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爲戎首其
唐龐勳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
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
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
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
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涖蜀先作

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
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
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
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
多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卽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曷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

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
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
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
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
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
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爲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
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
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

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
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
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
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
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
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
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
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
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

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臣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宮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朝官差

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
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
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
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
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
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
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
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
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

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帝躡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藉田 五月辛酉詔就

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昺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

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
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
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
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
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
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
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
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
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
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寇準
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
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
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
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
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
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
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
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
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
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

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

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繇此道唐有考功之司
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
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
亡且夫今之知州卽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
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寢成苟且
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
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
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
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
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
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
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
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
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
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者績講學勸
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顯內虧
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
尚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

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
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
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
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
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
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
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
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

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
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闢卽播爲稻田其緣
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畱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
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
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
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
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謬夫兵
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
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
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

故事以折眾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旣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

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

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夔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

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
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
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
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
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
及旣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
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
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
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
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

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
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
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
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
卽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
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
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
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
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
差役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

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坳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坳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

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
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
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
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
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
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仿井田
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

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
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
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
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
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闊鼎建勢易安世因
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
無擾露田必均丘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
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
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
藩鎮畱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

農之條稻梁桑臬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漑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旣失於聽言之不斷熙寧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
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
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
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

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畱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

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眞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
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
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
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
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助以謙沖故乃異其
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
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
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
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
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
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
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
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
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
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
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圜
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
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
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
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
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

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於閣中覲眞王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眞仁僂然不怨名爲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高安陳邦瞻而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

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

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權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

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濡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

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眾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奸愼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

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韉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

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
先議兵使眾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
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
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

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
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
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
威卽羣小畏服又西鄙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
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
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

有思慮西部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
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
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
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
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
動今甲兵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
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
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
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
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先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斷合行卽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閣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

外判其曹主事合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
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勑使額而軍須取足
及立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
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
利孔以構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
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
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
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
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

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儻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

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
宜苟非不諱之朝卽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
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
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卽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旣非
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
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
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
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
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
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

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間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

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
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
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麤由於忠體今年禾小
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卽合先有制置伏望陛
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
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
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
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
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
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爲之憮然

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
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
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
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
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
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賢君尚終尤廩廩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咸平
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
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

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
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
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
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
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
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譌天變
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寧反禍哉唐憲宗勵
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
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
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

晚節稍隳遽罹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
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
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
致也真宗治臻於虜寇而志惰於和盟鮮終之
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
然政間李沆爲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
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馮 琦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
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
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
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
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

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遇虜於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眾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眾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洛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懼司自

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
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
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
今聽公私貿易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
虛設矣疏奏卽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
沆爲東京畱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
州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
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
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
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

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

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

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
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
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
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
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
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
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
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
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闡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
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

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
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
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
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
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
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
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
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
壘參錯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
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

焱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
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
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
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
彼趨捷今大駕旣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
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
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
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
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
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

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優詔賻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傅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

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眾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渡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

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眾則不能用眾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闕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

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

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
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
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互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
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
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
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
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
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
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眾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

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

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
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
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
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
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
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
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
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
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
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卽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貨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爲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凜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徧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旣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

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
不爲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
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
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
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
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
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
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

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
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爲重鎮萬一
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爲可守準以王欽若薦且
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
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
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
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
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

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眾攻定州宋兵拒於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

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惟思
息戰如許通和卽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
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於瀛州 冬十月遣曹
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
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
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
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曰抱珥黃氣充塞宜
不戰而卻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毳裘卻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
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

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衄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惟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畱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畱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

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
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
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諭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
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
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畱準居
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
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
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

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

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

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
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
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
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
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
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
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
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
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

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力也士安又請按邊
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
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
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
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
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
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
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於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
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

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
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
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
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
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
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
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
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
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

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
患之帝以問二府眾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
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
自生覺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
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
册附契丹無權酤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
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戶部副
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

至覆沒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畱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畱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

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無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命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弑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

先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
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
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於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
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
皇太弟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
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
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

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畱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夏四月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

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卽真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

先身經事本天 卷二十一 五
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
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
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
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

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

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
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
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
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
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
弼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
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
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
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乎弼曰亦不可契丹
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

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
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
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
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
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畱增
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
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
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
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

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

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
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
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
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
契丹亦遣所畱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
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
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
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
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亙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
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五年九月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
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

宗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爲太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弔祭做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聲音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

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太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
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
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
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
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
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

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豐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掘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
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
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
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
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
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
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
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
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
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
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
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
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
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
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
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
分水嶺之說不變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

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
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
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
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
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
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
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
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
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

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肝食矣真宗之初趙得用納款及澶

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洩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口朕以慶歷講和以後中國不爲善後之備欲修輯爲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

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

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
於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
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
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
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
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
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
乙辛旣譖殺蕭后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

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
遼主信之誅撒刺等廢濬爲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夜
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於興中府乙辛又
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魯幹之子濬
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
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
猶豫不決會獵於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
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卽
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王設旗鼓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三
拽刺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
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
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
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
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強將勁旅左右夾輔全
而後動豈微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
昭戰勝虜勢漸衰黃蓋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
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

乎晉孝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
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譖人者誠
罔極矣宗真繼位弱於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
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
宗厭兵黽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力爭獻
納又爲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
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爲乎不法唐宗
之擒頡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
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
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

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天書封祀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逆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

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爲辱嘗快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

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

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與於宋付於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

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

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
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
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盱食
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
沆曰強敵外患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
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
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
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畱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
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
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

先身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四
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掌禮儀使丁謂
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
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

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
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
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
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
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
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
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

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
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
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
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
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
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
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
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
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
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

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
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
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
上帝於圓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
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
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
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礧攝太尉
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圓臺閱視
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於社
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

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
天下醑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
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
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
謚孔子曰立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
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
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
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
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

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鑲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旣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

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
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
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
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
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
使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 冬十月庚
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
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

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
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
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卜
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
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
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
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
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

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
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
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
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
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
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
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
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奸
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

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
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
息水旱薦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
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
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
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奸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
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

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奸佞遠棄京師涉仍歲游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

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
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郵乎
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奸臣乃贊陛
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
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
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
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
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

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
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
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
瑞爽又上言方今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
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
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
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
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
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

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

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

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次閩鄉召見道士柴又立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

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

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
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
旦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
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册使加上五
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
堯叟並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
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
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

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
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
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
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
附疣時人目爲瘦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
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
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
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
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
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

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
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
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
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祖趙氏之族
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
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
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
相近改玄爲真玄武爲真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
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大廟六室尊

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
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
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
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
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
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
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
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
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
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泮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

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

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

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

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

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

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

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

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
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
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
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
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
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
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
知爽樸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
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

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
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
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
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
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
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
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
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
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

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賊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置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遣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

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
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
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
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
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
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會
旣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
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
氏訴於朝遂罷會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
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

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
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府二十年每進對稍忤
卽蹶躄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
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
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
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
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
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
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卽

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銜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
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
詐爲天書降於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
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
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
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奸險小人妄言
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
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

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
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
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
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於鄭州漢武可謂
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
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忱於
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
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
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
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
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
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
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
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
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
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鑑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
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

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沆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

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鵠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

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
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
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
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
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
司諫張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
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罷
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惟東方大夫

諧謔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真宗天書上下同狂
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謬謬盡
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容震電耶王
欽若構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
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宁私畏大
臣迨王旦納美珠奉天册事遂速成唐高立武
后非李勣不決其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
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易
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
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眚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難蓋恐當年先爲癭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
詩諷旦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
惜兩君子不悟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